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

■ 张春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文科
技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13YJC74013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文科
技术语的词汇语义研究”（2010048088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项目“科技术语的语域渗透研究”（SWU1609108）资助。

►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



张春泉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张春泉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4
创新与应用语言学丛书

ISBN 978-7-307-15925-9

I. 术… II. 张… III. 术语学—研究 IV. H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50622 号

责任编辑:李 程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 字数: 287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5925-9 定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赵世举

获知张春泉教授的新著《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即将出版，由衷高兴。这是他近些年来潜心耕耘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早在2009年，春泉进入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开展他的第二站博士后研究时（其首站是浙江大学），就主攻术语问题。随之，他以“科技术语的词汇语义研究”为题，成功申请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又在该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以“科技术语的认知语义研究”为题，成功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多年来倾其主要精力，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从新的视角，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术语研究。精神可嘉，成绩可贺。

术语研究在我国学界还比较薄弱，成果尚不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术语的基本诠释、术语规范、术语翻译、国外术语学译介等方面，与现实社会对术语学的期待还有相当的距离，亟待加强和深化。张春泉的这本著作可谓别开生面，能够综合运用词汇语义学、语用学、词典学、逻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术语进行多视角研究，开阔了研究视野，拓展了研究路径。这无疑有利于深化对术语的生成、演变、理解和应用规律及特点的认识，推进术语应用研究和术语学理论建构。就国内的术语研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有益的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我认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其二，注重实证研究。作者作了一定量的问卷调研，以广泛了解大众术语认知和应用的心理基础及社会影响，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客观可靠的现实依据。同时，他还特别重视具体语料的分析，使得研究实在、可信。其三，注重理论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既以中外已有的相关理论为指导，积极借鉴吸收，又在借鉴吸

收的基础上提出新见。例如其提出的“术语认知语义的矩阵模式”，显然是对格雷马斯等学者相关理论的创新性应用；对术语认知语义的剖析，无疑借鉴了国内外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本书的其他特色，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读者自有判断。

当然，作为新的探索，本书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术语认知语义分析的内在系统性尚待进一步加强，个别说法也还可再加验证，以不断完善。这也是学术研究一般都会经历的必然过程，愿春泉勉之。我相信，以春泉坚实的学术基础、丰富的学术积累和勤勉踏实的作风，假以时日，一定会将术语认知语义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我国术语学这个薄弱而又重要的领域的发展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作为他曾经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对他的一个新期待。

是为序。

2016年国庆于武汉大学陋斋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术语”和“认知语义”的初步界定	1
第二节 术语的基本类型.....	8
第三节 相关研究述评.....	9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方法及语料来源	28
第二章 关于当代知识群体认知术语情况的问卷调查分析	30
第一节 从调查结果看术语认知语义的重要性	31
第二节 从调查结果看术语的认知过程	35
本章附录 A: 问卷样卷	37
本章附录 B: 问卷结果汇总表	39
第三章 矩阵模式: 术语认知语义的主要特征	42
第一节 术语认知语义的矩阵模式概说	42
第二节 术语的认知语义特征例析	46
第四章 生成与扩散: 术语语域传播中的认知语义.....	144
第一节 “语域传播”的简单界定	145
第二节 认知语义: 科技术语语域传播的基本动因.....	146
第三节 基于认知语义的科技术语语域传播模式.....	148
第四节 术语语域传播中认知语义的“激活”: 以 “正能量”为例	150
第五章 术语认知语义的解释: 多维度多类型“去蔽”	163
第一节 解释的主体类型.....	163

第二节 解释的语篇类型.....	170
第三节 解释的语域类型.....	175
第六章 术语认知语义的理解：以语义场模式为例.....	181
第一节 术语语义场的形成.....	182
第二节 语义场模式的“模式识别”	186
第三节 语义场模式的有效性.....	189
第七章 基于认知语义的术语运用个案分析.....	197
第一节 试析《孙子兵法》中的释义模式	197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术语解释方式及其语用功能	204
第三节 试析《马氏文通·正名卷》术语解释之互文性 ——兼论《〈马氏文通〉读本》的修辞创新	217
第四节 《孙文学说》的术语实践	225
第八章 结语.....	245
附录.....	248
利奇 <i>Semantics</i> “语义类型”术语群的汉译综论 ——兼谈 Leech 语义分类的逻辑	248
基于语用逻辑的术语标准化问题.....	257
“副”：作为一个一价语素 ——以“磨擦副”等“副”族词语为例的认知词法考察 ...	267
“民”：作为一种后缀 ——以“彩民”“股民”“网民”“烟民”等为例	279
“核心期刊”的修辞语境分析	295
“读博士后”：老百姓的一个仿拟表达	303
主要参考文献.....	306
后记.....	311

第一章 绪 论

术语(term)是学术话语的基本单元。术语在科学(尤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传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反映了人们科学研究的成果,它确实是人们的科学知识在自然语言中的结晶”^①。对结晶于自然语言中的术语的理解往往是掌握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术语本身是人们认知人、社会和自然界的某种结果,因此术语的认知语义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这里所说的术语,主要是指汉语术语,如果不作特别的说明,着眼于认知语义,我们所说的“术语”“科学术语”“科技术语”“中文科技术语”“学术术语”可以换用。

第一节 “术语”和“认知语义”的初步界定

一、“术语”的简单界定

“术语”自身是一个颇难界定的术语。因为“术语本身是一个多方面的复杂概念”^②。也正因为如此,当今学界,对术语的定义较多。例如:

术语是凝聚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③

①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② 郑述谱:《试论术语的定义》,刘青:《中国术语学研究与探索》,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4页。

③ 郑述谱:《试论术语的定义》,刘青:《中国术语学研究与探索》,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5页。

术语是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内表达一个特定科学概念的语词形式。^①

需要说明的是,郑述谱《试论术语的定义》和刘青《关于科技术语定义的基本问题》中的“定义”的意义不同,前者的“定义”可看作“元语言”,后者的“定义”可看作“对象语言”。

术语就是在一定的主题范围内(某一学科),为标示一个特定的专门的概念而确定的一个单词或词组(一般术语和复合术语)。^②

术语是用于专业领域的标示概念或概念间相互关系的并应严格区分不同概念的词语、其他语言符号或标志。术语也常指由术语表示的概念本身。^③

行业语是在各行业和学科中使用的专有词语,其中最典型的是科学术语。^④

以上关于术语的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术语的科学内涵,都直接或间接体现了这样两组关键词:学科/科学/学术,概念。

术语是经过锤炼的语词,是表征科学知识、表达概念的特殊语词,术语使科学区别于常识,术语分布于各种语境、语体、文体,备用于各科词典,应用于各级各类科学共同体。科学术语还是“概念”的语词表现形式,但是术语与概念二者不尽相同: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是静态的;术语则是科学表述的一个基本单位,是动态

① 刘青:《关于科技术语定义的基本问题》,《科技术语研究》2004年第3期,第14页。

② 陈原:《当代术语学在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刘青:《中国术语学研究与探索》,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页。

③ 石立坚:《专名与术语》,刘青:《中国术语学研究与探索》,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1页。

④ 黄伯荣、李炜:《现代汉语》(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术语是使用着的概念，是特定领域的概念。术语不同于概念中的“形式概念”，与概念中的“实质概念”更为接近，术语与社会语境密切相关。术语在指称事物时可能还会出现“同指异称”或“同称异指”的情况。例如：中国大陆常用的术语，如激光、磁盘、空间科学、航天飞机、等离子体、半导体、毫米、硅谷、知识产权等，在中国台湾地区相应称为镭射、磁碟、太空科学、太空梭、电浆、电晶体、公厘、矽谷和智慧财产权，这是同指异称，术语的表达、传播、理解、译与上下文语境和社会语境均密切相关。

一言以蔽之，“术语”是“实质概念”的语词表现形式，“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叫作术语（term）。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①。约定性的语音或文字符号必有意义，由此亦可见术语之于语义的“天然”联系。

术语还“天然”地与指称直接相关，或者说术语的语义里面几乎都有共同的义素“[+指][+称]”。尽管如此，术语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不必是同时共生的，二者可以有时间差，术语往往可以在相应指称对象之后“问世”。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即使是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工具论》中，也是找不到‘逻辑’或‘逻辑学’这些词语的。‘逻辑’这一术语的使用，约在亚里士多德死后二三百年来，而且，用这一术语来统括现在称为逻辑学的内容，更要迟到来公元第十三世纪”^②。人们的认知能力使然，由此体现出术语的语用认知性。

从历时层面看，术语古已有之。据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西周时期的《诗经》和战国时期的《墨子》即已创造了不少术语。在共时层面，术语既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的学术名词，也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名词（这里所说的“名词”不同于一般语法学上所说的“名词”，前者外延更宽泛）。“早在1950年建国之

① 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页。

② 石村：《因明述要》，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9页。

初，归属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中已经有社会科学单独列为一组。2000年6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副院长倡议规范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发言成为最受关注的亮点。”^①这即是说，中国古代其实也有术语，虽然中国古代未必有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有术语，虽然学界对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学科”究竟是不是科学尚存争议。毕竟，哪里有知识哪里就有术语，没有术语就没有知识；哪里有认知哪里就可能有术语，没有术语就必然没有认知。

术语互文性特征明显。互文性在这里主要是指术语在科学语体内部的扩散（比如由学术专著向中学教科书的扩散）、由科学语体向非科学语体的渗透（比如非学术科技语体中对术语的“引用”）。术语的这种互文性可以形成语体语域的交叉渗透。科技术语在文艺审美、报刊媒介、公文事务、日常会话等语体中有一定的分布。

术语处于一定的词汇系统中。在语义上形成不同种类、不同层级的语义场。术语在“运用”中体现出意义和价值。其中的“意义”一定包含认知语义。

二、“认知语义”的简单界定

关于“意义”，历来有很多种界定，至少包括哲学意义上的意义、语言学意义上的意义、逻辑学意义上的意义等。认知语义与语言学意义的联系更为密切。语言学意义的意义又可以包括语用学意义上的意义、词汇学意义上的意义等。

对于语用学意义的“意义”，不妨简单地称为语用意义。其界定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这里可以借用利奇（Leech）所提出的判定标准：（1）是否牵涉到说话人或听话人？（2）是否牵涉到说话人的意图或听话人的理解？（3）是否牵涉到语境？（4）是否牵涉到通过语言所实施的行为？如果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中有一个是肯

^① 龚益：《规范社会科学术语势在必行》，《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3年第2期。

定的,那么就可以说对意义的讨论是在语用的范畴里进行的。^①术语不是私人话语,术语的意义牵涉到术语的使用者(含表达者和接受者),关涉听话人的理解、语境,与术语的建构、习得、传播、理解、译译等直接相关。

词汇学意义上的意义,不妨径称为词汇语义。其界定可以从张永言先生《词汇学简论》中“词的词汇意义”:^②“词的词汇意义除了按照历时-起源的原则、共时-语义的原则和风格学的原则来分类以外,还可以根据意义在言语里实现的条件分为如下三类:(1)称谓意义或自由意义……词组制约意义……结构制约意义……”^③本书尤其关注语篇中术语的言语意义。

认知语义以词汇语义为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于语用意义。我们关于“认知语义”的界定主要受贾彦德《汉语语义学》、郑远汉《论话语义同语言义的联系和区别》、利奇《语义学》有关观点的启发。

贾彦德关于语义的分类,切合汉语实际,科学允当。“语义首先可以分为广义、狭义两类。”^④其中,就广义语义而言,“我们用广义的语义这个名称来指语言和言语的所有内容部分或意义方面。广义的语义又可进一步分成反映义和语法意义两种”^⑤。具体而言,“反映义是人关心的认识的社会现象(包括语言)、自然现象、人的主观世界,在语言、言语里的反映”^⑥。此外,“反映义从另一个角度又可以分成指称意义(reference)和系统意义(sense),这种分法至少对于义位是恰当而且重要的”^⑦。反映义又分为基本义和附加义。“基本义都是理性意义。我们不把基本语义叫作理性意义,因为有的附加义也是理性意义。”^⑧“有的附加义也是理性意

① 顾曰国:《礼貌、语用与文化》,束定芳:《中国语用学研究论文精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5页。

②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③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④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⑤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⑥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⑦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义”这一看法尤其值得重视，它蕴含了附加义在语义系统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表明了附加义的某种性质。义位附加义的种类按照性质至少可以分为四类：附加的是形象，附加的是情感，附加的是风格特点，附加的是理性意义。^①“附加义与基本义不同，它不能独立存在，只是附着在一些义位、句义和言语作品义之上。附加义反映的可以是被反映对象的形象，人的情感，也可以是理性意义。”^②这说明了附加义的存在方式，同时告诉我们附加义的产生方式和物质基础，即附加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所依恃的，是可探究的。

我们所说的认知语义，反映的也可以是被反映对象的形象、人的情感，亦可以是理性意义，其生成和存在方式与“附加义”类似，也是附着在一些义位、句义和言语作品义之上的。

在一定程度上与贾彦德先生同样重视语义的主体性，郑远汉先生提出并较为充分地解释了“话语义”：“‘话语义’是语言在使用时同现实建立联系后所表达的实际意义。”^③显然，“语言在使用时”主体因素不可或缺。郑远汉先生还科学地指出：“可以说，话语义是规约性与个性、稳固性与临时性、一般性与特殊性对立的统一。这种对立统一，造就了语言表达的多样性和灵活性，给语言表达者提供了多种选择的空间。”^④这里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空间”显然是动态的、有活性的。“由于话语义所表达的具体内容，需要透过语言层面，联系有关的语境因素，才能如实把握，所以同样的词句，传输的具体信息或者作出的理解可能会不同。”^⑤这里的话语义

①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301页。

② 贾彦德：《汉语语义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③ 郑远汉：《论话语义同语义的联系和区别》，《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0页。

④ 郑远汉：《论话语义同语义的联系和区别》，《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1页。

⑤ 郑远汉：《论话语义同语义的联系和区别》，《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61页。

涉及“内容”“语境”等重要因素和“表达”“传输”“理解”等关键环节。

在某种程度上与郑远汉先生同样关注语义的动态性，身兼语义学家和语用学家的利奇(Geoffrey Leech)在其《语义学》(*Semantics*)将语义分为7类：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内涵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搭配意义(Collocative Meaning)、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反应意义(Reflected Meaning)、主位意义(Thematic Meaning)。其中，以概念意义为基础，包括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的“联想意义”与我们所说的认知语义较为接近。关于利奇《语义学》的语义类型的讨论，本书附录详。

唐孝威先生则从一般意义上科学概括了“认知”的观念：“概括起来，‘第二代认知科学’倡导的认知观念是：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力学的(dynamic)。”^①

我们以为，认知语义是具身的、情境的、发展的和动力学的，认知语义在存在方式上类似于“附加义”，在内容上接近于“话语义”和“联想意义”。认知语义颇具语义活性。大致相当于郑远汉先生所说的话语义的灵活性，也在某种意义上即唐孝威院士所说的“动力学的”理念。一言以蔽之，认知语义是认知语境中的语义。认知语境，简单地说即是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语言环境。如此，可以说，认知语义是被主体化了的动态语义，是可以被主体理解的语义或已然被主体理解了的动态语义，是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语义。

为了主体有效地理解认知语义，往往需要作语用解释。间接(不宜、不便、不需、不能直接)解释其理性意义的，即是我们所说的语用解释。先解释其语词意义，然后解释其理性意义(基本意义)的，这种情形所解释的也是我们所说的认知语义。例如《墨经》中“经说”对“经”里所收术语的解释，即多是语用解释。在某种意

^① 唐孝威：《“语言与认知文库”总序》，张春泉：《论接受心理与修辞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义上可以说,对术语的解释其实也是对术语的使用,因为它蕴含或体现了语用主体(解释者等)对术语的理解。认知语义是语用逻辑的基础,关顾生成者、解释者、传播者、接受者(理解者)。有效认知术语的认知语义有助于常人走近科学。

第二节 术语的基本类型

科技术语的总量很大,可以以类相从,划分科技术语的基本类型。术语的分门别类,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分析术语的语义认知框架、建构科技术语多层次语义场。

在结构形式上,科技术语可分为单音节形式、双音节形式和多音节形式。单音节形式如“熵”“功”“数”等。双音节形式如“向量”“压强”“涡流”等。多音节形式如“参考系”“等离子态”等。双音节形式和多音节形式又可分为偏正型(例如:植食动物|素数)、联合型(例如:开关|解析)、动宾型(如:解构)、动补型(如:吸附)、主谓型(如:生态平衡)。

以语义关联方式为分类依据,可分为:语义组合(例如:电流|有机物)、语义缩合(例如:生化)、语义融合(例如:磁感应强度)、语义糅合(例如:条件反射)。“电流”是“电”和“流”的语义直接组合而成;“生化”是“生物”和“化学”的语义的节缩与组合;“磁感应强度”不妨说是“磁感应”和“感应强度”套叠融通而成,其中的“感应”是重要“融合点”;“条件反射”是因为有了条件才发生反射的因果语义关系的糅合。

就表达方式而言,可分为修辞格术语(例如:磁力线|黄金分割)、非修辞格术语;根据语体适用情况又可分为学名和俗名。从发生类型的角度看,术语包括借用型(例如:DNA)和新造型(例如:电子对撞机)。就术语的接受类型而言,包括共识型术语(例如:折射)、非共识型术语(例如:外星人|野人)、反共识型术语(例如:永动机)。最后,从功用类型上看,术语包括核心术语(学科专业领域里基本的、常用的术语)和外围术语(学科专业领域里除了核心术语之外的其他术语)。“表达方式”“发生类型”“接受类

型”“功用类型”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语用”这个关键词，即“语用”可作以上分类的主要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术语的结构、语义和语用的总体认知框架视角在理论上主要是从这两部经典文献的相关内容受到启发的：查尔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的《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关于符号的句法(Syntax)、语义(Semantic)、语用(Pragmatic)三个维度；^①朱德熙《语法讲义》在讨论主谓结构时提出“可以从结构、语义和表达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②。结构、语义、语用其实很难截然分开，作出如是“三分”，只是总体认知框架视角的不同，关注点不同。

第三节 相关研究述评

一、中国古代相关研究简述

中国古代以来有着光辉的术语思想。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即列举了《荀子》等论著中的术语思想。中国古代的术语思想虽然不甚成体系，但字字珠玑，给今人以启示。这里，我们先选取《公孙龙子》和王国维的术语思想分别作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代表作简单述评。

(一)《公孙龙子》的术语思想：兼析《荀子》与《公孙龙子》术语思想的“共相”

《公孙龙子》和《荀子》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自觉地直接地关注术语问题的典籍之一。就《公孙龙子》与其他诸子关系而言，学界较为关注《公孙龙子》思想和墨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公孙龙子》和《荀子》之间的关系也颇值得关注，二者之于“名”(含“术

^① Morris, C. W. *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8.

^②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5页。

语”)的认识有诸多异曲同工之妙,在《公孙龙子》和《荀子》中,“术语”包含于“名”。“正名”是《公孙龙子》和《荀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契合点。

《公孙龙子》和《荀子》在讨论名实关系时,多涉术语问题,不妨说,“名”是“属概念”,“术语”是“种概念”,二者关于“名”的研讨蕴含了不乏真知灼见的“早熟”。但不尽系统的术语语用思想:“唯乎其彼此”是术语的重要语义特征;“视白拊坚”“缘天官”是术语制定的哲学理据;“位其所位”是保证术语适用效果的重要条件。其中,“名”是包含术语的项。在实践层面,“P之谓/谓之S”是《公孙龙子》和《荀子》给术语下定义的主要模式。此外,《公孙龙子》和《荀子》的术语学思想亦有其共同的局限。

因距今时代久远,关于《公孙龙子》是否全为公孙龙所作,学界尚存争议,我们这里暂搁置关于作者真伪的考据,尽量着眼于著作文本,探讨我们今天可见的《公孙龙子》和《荀子》(而不是“公孙龙”和“荀子”)著作文本所传承和体现的术语学思想。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为尽量避免替古人立言,我们援引原作的篇幅较大,以力避断章取义。

公孙龙约生活于公元前325年至公元前250年,关于公孙龙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十四篇,后来多数散失,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只有六篇,除《迹府》篇是后人摘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外,“其他还有《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等五篇,被保存在《隋书·经籍志》上称为《守白论》的,多数人承认这是目前被保存下来的公孙龙本人的著作,是我们研究公孙龙思想的主要依据。也有人对《公孙龙子》一书是否公孙龙自著提出疑问,但缺乏充足的证据”^①。无论《公孙龙子》是否为公孙龙子自著,作为一部学术经典,《公孙龙子》的存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节主要讨论的对象之一即是该文献所记载和传承的术语学思想。

^① 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编选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